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二十一回 新豐市名揚豹略

傾蓋聞名便好儒，武夫何必自知書。而今世上憐才者，誰似常何肯下車？

話說當時有個蜀人陳子昂，滿腹文章，真個詩成吐玉，下筆成章，只是半生落魄，不得人知，徒為道旁之鬼所笑。子昂憤怒離家，來到長安市上，有一人攜了一張胡琴，乃秦時遺寶，價值萬金，若一彈動，使人哀者恐生，樂者忘死。陳子昂這日，行到市上，見那賣琴的口出大言，便對他說：「你這琴如肯賣與我時，便萬金我也肯出，只是世人不識，我識得他卻無錢可買，你若肯先付與我時，三日之後，償你銀子，你可肯麼？」那賣琴的道：「我此琴已賣了十年，無人識貨，你只過三日，有何不肯？但你既是個貧儒，這三日後，如何就有萬金償我？」子昂笑道：「只個你休管我。此地長安城西，有個孟嘗君神廟，明日乃是孟嘗君生日，長安豪門貴客都到那裡獻壽，你到那裡，眾人為證，可付與我便了。」真個那賣琴的到了次日，就來廟中相等。陳子昂也來了。只見那廟中，挨挨擠擠，俱是王孫公子、富室豪門，在彼遊玩。陳子昂立在高處，大聲說道：「他這琴乃是古遺寶物，價值萬金，肯借與我，待我鼓一曲，與眾人聽者。」眾人大喜道：「我們都曉得這琴卻是寶物，你若會彈時，我們出喜錢三百千為贈。」陳子昂笑了一聲，彈了一曲，使眾人哭的、笑的、叫的、說的，不覺手舞足蹈起來。只見那陳子昂鼓完了琴，就把那琴向街前石上一摔，摔得粉碎，眾人吃個大驚。那賣琴的大怒，嚷道：「如何摔碎我這無價的寶物！」只見那陳子昂大聲說道：「天下的人，不知我蜀中陳子昂是個四海奇人，倒說這胡琴是無價之寶，依我看起來，要這胡琴何用？」那些豪門貴客個個心驚道：「他將這萬金的寶物，尚且摔碎了，不知他胸中是何等樣奇人哩！」於是眾人都爭相延請這陳子昂到家，都出千金為贈。一日間，就有百萬金。陳子昂分文不受，盡數賞了那賣琴的。自此陳子昂名震長安，天子大用，就做出許多治平的事業來。正是：

塵埃宰相何人識，一日知名早濟時。

能識塵埃真宰相，先須上賞魏無知。

但是蓬茅中，未常無異人豪傑，總是虛心求賢者少。如今說一個傾蓋下車的，乃是唐太宗時山東東昌府博平縣，有個貧士，姓馬，名周，字賓王，也是才兼文武、學貫天人的。只是時運未逢，做了個失路的相如、窮途的阮籍，一日，客游到汴京濬儀縣，卻好飲了些酒，題了些詩，滿肚皮不合時的骯髒之氣，勃鬱不堪，都從這酒杯中，一齊發作出來。在這濬儀道中行來行去，歌唱一回，大哭一回，又狂叫一回，又長笑一回。道旁之人，也有說他是瘋的、癲的，笑他的，罵他的，再沒一個曉得他的。正在那裡喧嚷個不了，有人說：「縣裡老爺來了！」眾人散去。這馬周不合向袖中取出數卷詩文，呈將上去，要這縣官賞鑒。卻說這縣令姓崔，名賢，是個少年甲第，極是貪鄙之人，詐害百姓，貪酷異常。他自恃少年科甲，妄自矜大，目中無人，是個極不肖的，那知什麼愛才下士，其時他轎上抬來，只見馬周遞上詩文，不曾下跪，他就大怒，把詩文都丟了下來，不看。馬周見他不彩，自去抬起了，依舊狂歌不已。崔賢見了大怒，喝叫左右拿來。馬周大罵道：「你這草迷七竅的賊坯，遇著那盲試官，中了你這樣門生，你在此嚇這些不識字的愚民罷了！我是個天下的才人，誰敢拿我？」崔賢怒道：「你是天下才人，今日倒要受這盲試官門生的氣哩！」也不問他姓名，喝令左右痛責。馬周卻也力大，與眾爭扯，死不肯跪下。鬧了半日，崔賢叫：「住了。不責也且饒你，左右可將他的衣冠，都扯壞了。」取一張紙，寫下四句道：

「好個天下才人，羞得當街叫屈；如今扯去衣冠，好去沿街乞食。」

叫左右的押了馬周，把這寫的，沿路念與人聽，真是氣得馬周無奈。沿街行了一日，崔賢方才放了。

這馬周怒激在心，棄了濬儀，直往帝京走去，也思求取功名，出這口恨氣。非止一日，到了秦關陝西地面，就是當日漢高祖入關建都之地。這漢高祖的父親太公，在項羽軍中回來，雖是做了太上皇，他一心只思遷到豐沛舊裡。漢高祖不得已，就將陝西都城，盡數改了。其中城市街道、店肆裡居，照像豐沛的模樣，又將豐沛舊住的百姓，一概俱移徙住在城中。人家養的雞兒、犬兒，也各各認得回去。因此這太上皇見了大喜，就不思東歸了。便將此城，改名新豐。馬周已是時運到了。一日，行到這新豐市上，果然風流華美，服物整齊，樓閣皇居，人文冠冕，有駱賓王《帝京篇》一首為證：

山河千里國，城闕九重門。不睹皇居壯，安知天子尊。

皇居帝裡嶠函谷，鶉野龍山侯甸服。五緯連影集星躔，八水分流橫地軸。

秦塞重關一百二，漢家離宮三十六。桂殿嶽岑對玉樓，椒房窈窕連金屋。

三條九陌麗城隈，萬戶千門平旦開。復道斜通鴉鵲觀，交衢直指鳳凰台。

劍履南宮入，簪纓北闕來。聲名冠寰宇，文物象昭回。

鉤陳肅蘭祀，璧沼浮槐市。銅羽應風回，金莖承露起。

校文天祿閣，習戰昆明水。朱邱抗平台，黃扉通戚里。

平台戚里帶崇墉，炊金饌玉待鳴鐘。小堂綺帳三千戶，大道青樓十二重。

寶蓋雕鞍金絡馬，蘭窗繡柱玉盤龍。繡柱璇題粉壁映，鏘金鳴玉王侯盛。

王侯貴人多近臣，朝游北裡暮南鄰。陸賈分金將宴喜，陳遵投轄正留賓。

趙李經過密，蕭朱交結親。

丹鳳朱城白日暮，青牛紺轡紅塵度。俠客珠彈垂楊道，倡婦銀鈎彩桑路。

倡家桃李自芳菲，京華游俠盛輕肥。延年女弟雙鳳入，羅敷使君千騎歸。

同心結縷帶，連理織成衣。

春朝桂尊尊百味，秋夜蘭燈燈九微。翠幌珠簾不獨映，清歌寶瑟自相依。

且論三萬六千是，寧知四十九年非。古來榮利若浮雲，人生倚伏信難分。

始見田竇相移奪，俄聞衛霍有功勳。

未厭金陵氣，先開石櫛文。

朱門無復張公子，灞亭誰畏李將軍。相顧百齡皆有待，居然萬化咸應改。

桂枝芳氣已銷亡，柏梁高宴今何在。春去春來苦自馳，爭名爭利徒爾為。

久留郎署終難遇，空掃相門誰見知。當時一旦擅豪華，自言千載長驕奢。

倏忽搏風生羽翼，須臾失浪委泥沙。

黃雀徒巢桂，青門遂種瓜。

黃金銷鑠素絲變，一貴一賤交情見。紅顏宿昔白頭新，脫粟布衣輕故人。

故人有湮淪，新知無意氣。灰死韓安國，羅傷翟廷尉。

已矣哉，歸去來。

馬卿辭蜀多文藻，揚雄仕漢乏良媒。三冬自矜誠足用，十年不調幾遭回。

汲黯薪逾積，孫弘閣未開。誰惜長沙傳，獨負洛陽才。

馬周到了關中，尋個有名齊整客店安下。這客店乃是天下馳名的，就叫做「新豐逆旅」。馬周安歇了數日，想起交遊寡少，終日只坐在那旅店之中，檢著臨街的一個閣兒裡飲著酒，定要飲到一斗之上，他還不醉，歌呼狂舞，不是「杜浣花沉醉曲江」，便是

「李青蓮常酣彩石」，真個傲然獨酌，旁若無人。唐人有詩曰：

馬上誰家白面郎，臨街下馬坐人牀。
不通姓字粗豪甚，指點銀瓶索酒嘗。

不說馬週日醉新豐，卻說唐太宗自平了高麗回來，有個武臣中郎將，姓常，名何，極蒙寵眷。這常何卻又忠心貫日，義氣如雲，他雖是個武夫，目不識丁，真真最愛的是才人、學士。早間朝罷回來，路從這新豐市上的道旅經過，遠遠見那馬周獨酌無朋，神情豪邁，自與凡人迥然不同。他就命從人住了後車，一直走到那酒肆中坐下。那些店中飲酒之人，見個官府進來，都遠遠的走了開去張望；外面街市行走的，也在那裡立住腳，探頭張看。只有那馬周，獨自一個，高吟暢飲，傲然不顧，只是不見的一般，不覺那飲興愈豪。常何有心，看了半日，即著人去請那秀才過來共坐。馬周謙讓了一時，坐在常何上面。先彼此通問了鄉貫、姓氏，然後一遞一回，講起文謀定國、武略安邦，怎生樣治民，如何的殺賊，最後，常何要求講那太公的《豹韜》一篇。馬周就誦如流水，解若懸河，說得常何心下大悅，遂叫備馬，自家騎了，即將原坐來的安車一乘，請馬周上車坐了，同回寓中。那些裡裡外外看的人，一個個都駭然而散。常何回來，重開筵席，待馬周為上賓，自居下席相陪，日日如此恭敬。

忽然一時，關中遇了旱荒，六個月無半點雨兒，人民惶惶。唐太宗愛民心切，降下一封詔書來，傳與百官看了：不拘文武、大小臣工，務須直言得失，不可隱晦，開陳朕過，弭順天心，以稱朕意。馬周遂代常何，條陳便宜二十餘條，又上《弭天政要新書》二十卷，獻了上去。太宗覽之大喜，特旨宣召常何入朝。問曰：「卿乃武人，何知事變詳悉如此？朕嘗說張蘊古所進《大寶箴》，未免溢美諛辭；卿這便宜二十條，可為明指利病，毫無忌諱，古直言之臣，何以加乎！真良宰相救時之言也。」深加獎賞不已。常何伏地叩頭，奏曰：「臣不敢有欺陛下。臣本武人，何能知此，此臣家客博平馬周代臣具草耳。此人實係才人，一向淪落不偶，臣不敢徇私，願陛下擇而用之，與臣同升諸公，是臣所願也。」太宗大悅，立命馬周進對，令待詔金馬門，隨即除授監察御史，巡歷河南、河北、汴京等處地方，一切便宜行事。遇有利益便民，及妒賢嫉能者，任意區處賞罰，然後奏聞。常何有舉賢之功，應受上賞，敕賜紫金魚袋、帶刀上殿，宿衛禁中。常何謝恩。馬周遂銜命出了朝門，辭了常何，星夜就去汴京上任。

他記著那濬儀縣令崔賢，曾恥辱了他一番。馬周想道：「我如今是代天子巡狩，難道去報那私怨麼？若報私怨，就是我小氣了。但只那崔賢，平日為官，不理賢才，酷剝小民，豈不是個罪吏，我如今也不去報他私仇，卻也難廢了公論，也只去恥辱他一番罷了。」巡按到了汴京，卻有開封、漳德、衛輝、河南、河北的大小有司，府屬州縣官員，盡來迎接。馬週一個個都相見了，俱打發去回任蒞事，單留濬儀縣知縣崔賢一人，改日講話。崔賢因此就不敢回到地方，就住在按院衙門前，一間民房，等候了三日，不曾相見。自此每日打了職事，行到按院門首候見，裡面只回改日定要面會，卻再不打發回縣，故此崔賢又不敢回去。按院每日自去行香拜客，行事飲酒，吩咐左右：「如濬儀縣來參，不可與他通報。」崔賢又不能相見，心下又不知是何緣故，自己急了，道：「畢竟是我在那裡得罪了他，就把一向在地方上酷詐來的財物、銀兩，也有萬金光景，著人到衙中盡數取來，央挽人情，到馬大巡處，求為解釋。馬周無有不說領教。因此那些講分上的，都討了公事錢去了。這崔賢平日貪酷來的銀子，白白都送與人去了。」

然後一日，馬大巡將牌一面，硃筆標說，次日辰刻，著令濬儀縣縣官，帶領闔縣吏書、衙役，一並進見，如有一名不到，官參吏究、革役不貸，崔賢也只信是公事已應允，料無甚事，但要闔縣衙役見，卻又不知何意，心下未免懷著鬼胎。到了次日，這些人役誰敢不到？那崔賢率領眾人，一齊進到按院面前。崔賢庭參已畢，抬起頭來，也不認得是前日凌辱的馬周，平日又做人傲慢，不曾問得他的姓名，夢中也不放那個人放在心上，怎生想得到此。只有那些左右皂快，與這馬周爭扯要打，又押解了他一日，如何不認得哩！因此馬周要他認得，故要這些人都來參見，從吏書至皂甲，一名一名，都唱名叩頭過了。按院開口問道：「你這一干奴才官吏，如今可認得我麼？」崔賢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如何連官也罵在裡面？我卻何曾認得他？」卻有已前辱那馬周的，這幾個皂甲明明認得，就俱向前叩頭道：「小人們都該死了，不敢求老爺饒恕，只求老爺活活打死罷了！」馬周笑了一笑道：「你這乾奴才，今日才知死了麼？本院今日要處死你這一班官吏，值得甚麼？我況是個便宜行事的大巡。據你這乾奴才當日所為，便殺之亦非無為。但本院如天之量，豈與汝等變不全的蛆類較量麼？」喝把這乾衙役盡數收監，一名也不放出；喝那縣官出去，改日再候發落。崔賢不知來頭，氣昏昏獨自一個走了出來，抬轎的、牽馬的，打職事的，一個也沒有。沒意思，自己走回下處去了。又候了幾日，又去參見，按院坐堂理事，崔賢過去跪下，馬周只做不見。問了半日的事，一個門子不知來由，跪稟道：「濬儀縣知縣候見老爺。」馬周也不回言，丟下六根籤來，兩行皂隸按住這門子，打了三十大板，革了出去。馬周故意又打發了承差、許多各府牌票，然後叫那崔賢上去。崔賢已是跪得久了，看著打門子，是為他的緣故，好生沒趣，只得跪過去。馬周也不與他開言，喝令左右，也把他的衣服扯碎，取一面硬牌，也判四句道：

好個聰明知縣，不識天下才人，
一味嫉賢貪利，笑殺河南士民。

判畢，就差快手十名，押解他到本縣鄉紳士民之家，人人看過，然後遍河南省會府縣衙門，俱要解去，把作榜樣與人看，說他是侮慢賢才之報。崔賢才省得，是當年羞辱他的那一個人，也誰想他今日，倒做了便宜行事的巡按，河南御史。也沒奈何了，隨著解人，各處走了一遍。這崔賢原是無恥的人，游遍了河南，眾人笑罵不已，他只說：「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還我為之。」尚不肯去羞死哩。馬周巡歷完了，覆命本上，帶一段道：

謹按：濬儀令崔賢，見錢如血，視士如讎。任蠹役為手足，利其過寵；奉上司如天帝，畏其摘過。辱衣冠而輕士習，罪實其尤；肥囊橐而逐羶塗，斯人為甚。臣欲逐其籍，人謂臣之有私，但明上其愆，惟主上之所擇。

本上到御前，太宗看畢大怒，立命取來斬首。有羸州刺史盧祖尚，乃是崔賢親戚，上前解救，太宗惡其黨惡，即將盧祖尚一同斬之。

馬周又具一本，上奏道：

臣觀自古以來，百姓愁怨，聚為盜賊，其國未有不亡者。蓋幽厲常笑桀紂矣，煬帝亦笑周齊矣。不可使後之笑今，又如今之笑煬帝也。百姓所以治安者，惟在刺史、縣令，貴選得其人。曩如崔賢，所在都有，可以為戒。

太宗聞說是馬周上來的奏疏，焚香盥手，然後展看，看了大為嘉賞。隨謂左右近臣曰：「以後刺史，朕當自選；縣令之官，須詔京官五品以上，各舉所知一人，以備擢用。」自此以後，各處縣官俱得其人，地方造福，皆馬周上疏之力也。

馬周奉差任滿，回京覆命，又去拜謝常何舉薦之恩。常何有個千金小姐，未曾有親，常何就許嫁了馬周為妻。另與馬周治造第宅居住，過了幾時，馬周要回鄉里，常何又贈數千金帛，同妻回到博平，養親數年，仍舊到京為官。

只說常何一個武人，成就了馬周功名，又完就他姻親之事。始初只一念憐才，就使馬周做出許多事業。崔賢自是馬週一樣讀書之輩，倒不肯薦賢為國，只因世上肉眼的多，那識這塵埃中也有宰相，就不肯加意物色哩。正是：

草野何嘗乏異人，當塗誰肯有虛心。
解衣下士真難遇，安得常何口口口。

總批：俗人多口口口禮賢下士，難道如今宰相都肯求賢的麼世不乏常使君，政恐蓮花幕中，未必皆馬博平耳。一笑。